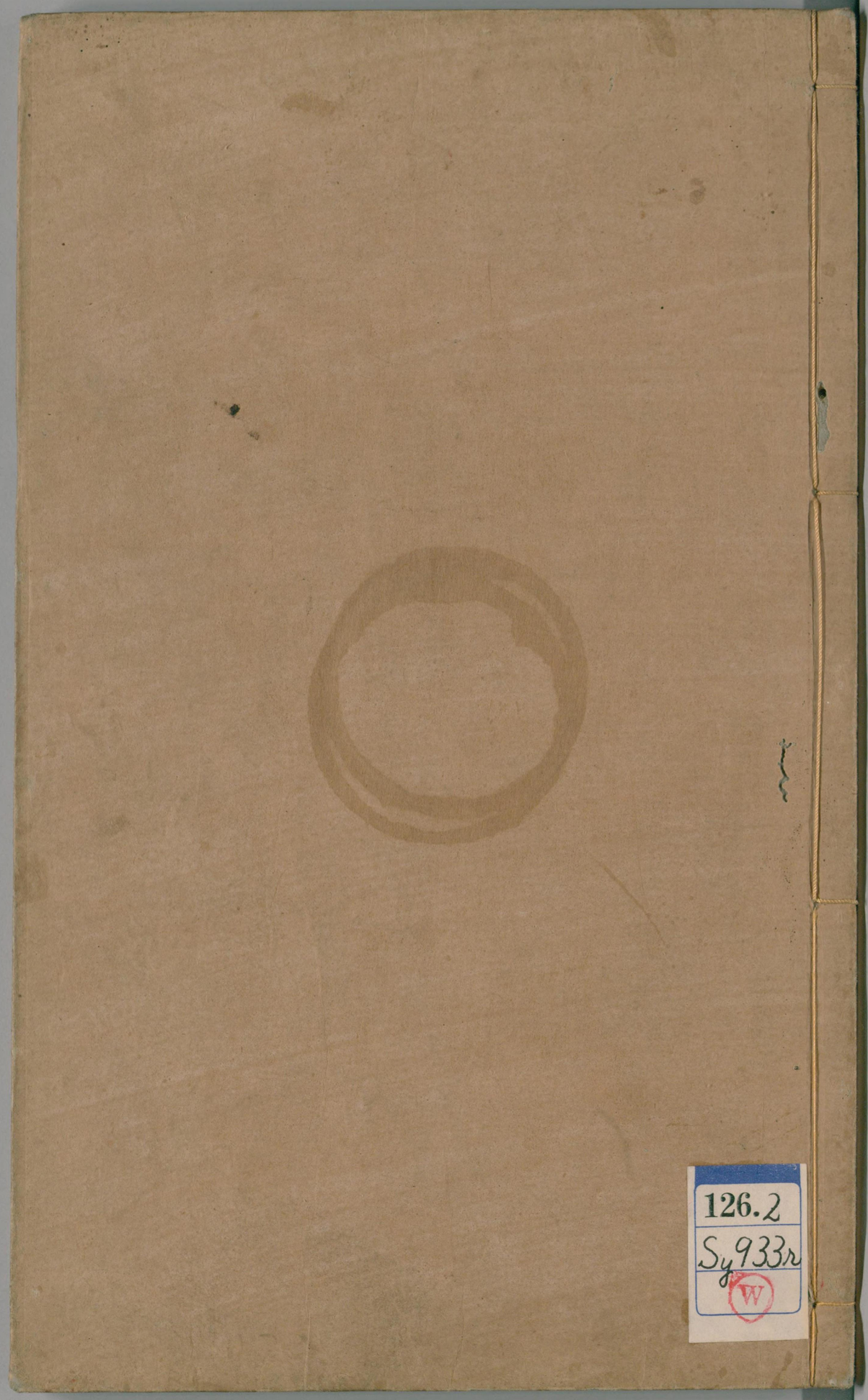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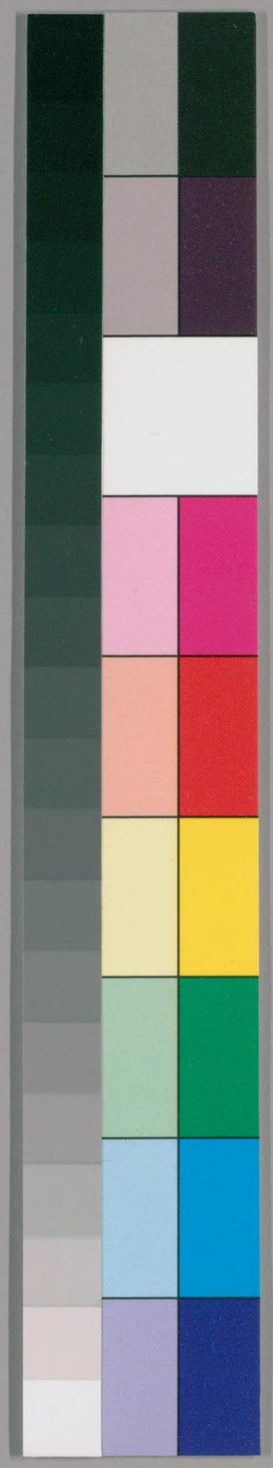


126.2
Sy933r
W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126.2
Sy 933r

# 莊子翼卷之四

## 胠篋第十

北海焦　竑弱侯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將爲去聲胠祛篋探平聲囊發置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

732955
42 7.1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腋下傍開其篋如從腋取之也攝結也收也扃關也鐍紐也一云環吉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郭註　爲大盜積爲大盜守言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耳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也

呂註　言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眞聖知者固不然也

口義　此篇便見憤世之雄處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喩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恥子胥靡縻故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肫裂也靡爛之江中也

**向秀** 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者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眞而妄其途則大盜息矣不死者言守故而不日新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註** 言暴主亦得據人君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聖人利天下少害天下多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鎭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故哉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眞僞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絕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古人有言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云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爲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

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若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呂註** 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脣齒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爲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泗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敬也所謂永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

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勸凡此皆離眞爲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筆乘** 魯酒薄而邯鄲圍據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管見**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聖知無疑傳者誤耳（當作聖知無疑）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捨耳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攓工
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擿與擲同投棄之也攓撕之也
爚火光消也
也散也

郭註　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
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
平者乃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燿則內全我朴而受
無自失之害矣夫聲絕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
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
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蛙蜣
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
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
人者使能方者爲方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
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
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
妙匠之指可攓也去其亂聖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
而同於玄德也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稟多方
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
亂生矣若失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
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
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
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　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擿斗折衡非果擿而折之也以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之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內視也我內視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爚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已彼外立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捨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上微旨乎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趍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

魚亂於水矣削峭格羅落罝嗟罘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絜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隳四時之施惴耎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諄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贏裹也負也兔網曰畢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鳥罟爲羅兔罟爲罝罘亦作罦翻車也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諦曲之辭惴亦作喘喘耎無足蟲也肖翹翾飛之屬種種淳厚也役役有爲人也

**郭註** 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贏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于人哉故治天下者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止其分也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啍啍以已誨人也

**呂註**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

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爲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某所有賢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哼哼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爲言

**詳道** 傳曰多事生之讐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哼哼多言者也

**循本**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以上文例之亦當爲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者堅執爲白同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爲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爲白而辨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辨喘耎動蟲之小者肖翹植物之小者

**管見總論** 是篇以胠篋命題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弃知掊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眞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眞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拜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鷙至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宥寬也瘁瘁病也毗拜也助也喬詰意不平也卓鷙行不平也

郭註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恬愉自得乃可長久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灵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遵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然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註　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爲而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沖和之氣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冲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須溪** 在者只以此身寄於天下使知有我不至於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眞處

**循本** 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瘁瘁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調和則無疾若過于喜則助其陽勝矣過于怒則助其陰勝矣下文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半塗而不成條理也

**副墨** 因言樂與苦即以喜怒作喻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过也至是民始失其常性于是有喬詰卓鷙盜跖曾史之行接跡于天下喬者矯已而过于高詰者責人而过于密卓者特立而至于亢鷙者鉏擊而至于猛四者盜跖曾史具有之是皆拂乱天常滅裂和氣總爲失眞乱性之民耳馴至善多不勝賞惡多不勝罰則是舉天下之大而不足以賞罰也爲天下者猶匈匈焉日以賞罰爲事彼方趣避之不暇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欲安其性命之情者置其賞罰在之宥之而後天下之性可得也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欒卷上声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去声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齊一作栾

齊卷不申舒之狀傖囊猶搶攘也炊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郭註當理無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必存此入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齊卷愴囊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非直由寄而过去也乃珍貴之如此無爲者非棋默之謂也直名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若夫輕身以赴刑弃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无

解無擢解擢則傷也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自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註　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礼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乱德悖礼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齊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乱天下而乃尊之惜之斎戒以言鼓歌以僻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于不得已而无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于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于愛託重于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属乎声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于無爲淵默雷声其声出于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名自来如此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積又何暇治天下哉

循本　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胻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其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声也桁杭楊者相推吐雷反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接摺習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曹枘芮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攖引也劌傷也縣而天希高慕遠也施延也繩墨殺彈正殺之也脊脊相踐籍也桁楊長械錮頸及脛者接摺梁也離跂足底半離地攘臂舉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嚆矢矢之鳴者朴云嚆大呼也

郭註　攖之則傷其自善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言無所排進乃安全矣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拜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則何冰炭之有哉俛仰再抚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典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

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徇之是亦黄帝之迹使物攖也夫堯舜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〻弥駭其迹愈粗〻之典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実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仁義之迹矜愁之貌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訊莫能斉于自得也大德不同者立小異而不止于分也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有釿鋸椎鑿雕琢性命遂至于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袭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偽者竊其柄于是主憂于上民困于下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万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耻之甚也桁楊以接榾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遠于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

許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尚則驕詐不作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榾之爲哉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絶聖弃知去其所以攖也

**詳道**　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僵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内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乱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平殊者絶也戮者辱也

**副墨**　人心一或爲人所排則失志銷魂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高皇遠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恬淡素朴之心化爲一段儇美之態以側媚乎勝己之人尽將平生之廉隅彫之琢之殆幾于尽此皆懼排希進之人用心如此故語其燥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

氷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乎四海之外方其未動也其靜如淵其既動也則懸隔如天如云天淵懸絶也此人心忿戾驕亢不可制伏之狀堯舜之勤勞湯武之征伐思以仁义攖之也仁义之端一開故下焉者負不仁不义之名而為桀跖上焉者得行仁行义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各各緣此立教同于己者喜之異于己者怒之有見于此則以為知无見于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訊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性命之真喪矣百姓于是乎殫尽思慮應接不暇所謂求竭也釿鋸繩墨推鑿皆刑戮之具仁义穷而刑罰用乃勢所必至者其究至使賢者高蹈而遠引万乘抱憂而孤立儒墨之徒猶欲抱其仁义聖知之談離跂攘臂而救之孰知其即仁义聖知之所致乎接槢者桁楊之管枘圓鑿方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必有接槢製桎梏則必用枘鑿其事相須以喻仁義之必招罪戾曾史之必資桀跖也

徐士彰云桀跖嚆矢如言異論赤幟也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持室席白茅閒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文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佞貌蹷驚起也物將自壯不治天下則物皆自在而壯也千二百歲李淳風主物溥云千二百歲謂之大尅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昌司馬云百物也緡泯合也緡昏竝无心之謂也

郭註　問至道之精可謂廣也不任其自尔而欲官之故殘也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蓋之也窈冥昏默皆了无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非為生物也又何有焉為于已生乎忘聽而自見忘視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任其自動故閉靜而不治天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内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知無涯則敗矣夫極陰陽之原乃遂于窈冥之門也有官有職有治有守則各任其能而非官之所為也官之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之上入于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宗天地之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靈物不靈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内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窈冥之門得是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冥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所謂無見聞知之体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窈冥之門得是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冥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所謂無見聞知之体而已至其用則

呂註　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樣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必至于昏默上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体無視無聽乃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正則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靈物不靈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慎内則塞其兌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窈冥之門得是也在此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則冥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所謂無見聞知之体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測而遂止于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典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典天地爲常則其久无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爲遠也人尽死而我独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于此也萬物之靈惟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哉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典此者又哉何而一遇也而不孳孳焉則彼以慈爲室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蘇子瞻**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眞人黃帝師也物之質物之殘言其情在于欲已長生而外託于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者言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也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眞人佞人猶穀之典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情佞僞之種道何從生閒居三月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此下又畳一以教之皆眞實語無視無所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形無搖精則無欲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而形神離矣至彼至陽至陰之原一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変化堅氣而凝物者也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爲無思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畜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独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典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独存乎言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

可見可言可去可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明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独存者此之謂也

循本

遂者往而竟至也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爲土矣緡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穷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背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尽死而我独存乎三乎字有側然閔世之意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倣）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一作昆）蟲意（噫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仙仙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問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隳）爾形体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幸）溟（泯）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上声）渾沌（徒本反）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雲也扶搖）

風也一云東海神木也鴻蒙氣也倘然自失貌贄然不動貌鞅掌紛汩貌涬溟自然氣也

**郭註** 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夫內足者奎目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掐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乱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羣而鳥夜鳴離其所以靜也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之迹乱之所由生也意毒哉言治人之过深也仙仙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怀而闇付自然則无爲而自化矣同乎涬溟與物无際也莫然无魂坐忘任独也不知而復乃爲真復渾沌无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闚則失其自生也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呂註** 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是以无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

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不過此物而已
萬物並作吾觀其復々則不妄朕何知自以為得
在則无為已民之放則未能无為天則无為物則无
知有知有為則乱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
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
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
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之言之也
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
無爲而治之之过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
疾而毒之仙之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
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隳
形体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
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虚而待物者我與物
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然
無爲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
不自知則渾沌有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无問无
闚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
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闚其情猶物

之友生則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
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
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
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荘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擾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 心欲出羣爲衆攜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所以爲衆人也若我亦欲出衆則與衆无異而不能相出矣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独無往而不同乃大殊于衆而爲衆主也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若不因衆則衆之于萬皆我敵也夫欲爲人之国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已爲之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吾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專制天下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万方有餘喪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用天下之自爲故馳万物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独羣遊是乃独往独來者也独有斯独可謂独有矣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独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独有者也未能独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帰之也哉故非至貴也百姓之心形声也大人之教影响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响之隨形声耳使物之所怀各得自尽問者爲主應故爲配無响寂以待物也无方隨物轉化也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帰自動

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化俱故无端玄同故無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形軀合太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太同矣天下之难无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觀有者能美其名者耳觀無則任其独生也

呂註　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体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无事于為人之国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国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未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国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黄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為患欲明吾所体者道之外無物是以謂之独有夫大人之教若形声之于影响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无响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辭是謂萬物並作吾以观其復而藏天下于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閡時之所不能拘也須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觀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其於觀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副墨　因衆以寧所聞言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已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以言尊仁義悅聖知為同俗之見也挈女適攜天下而適道也復之撓撓以遊无端復来也之往也言其往来自如撓挑無極也出入无旁者独往独来无所依傍也既無端焉有始既无始焉有終故曰與日無始至是則形軀不足以礙之而合乎大同矣如所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大同則求其為已了不可得焉得有乜邪觀有者昔之君子三代君臣以仁義礼楽為治者皆是也觀無者天地之友則非独有之人不能與于此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去物者莫定爲也而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　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異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之者貴因異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爲故不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粗而不陳乃所以爲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夫禮節者患于係物之迹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難中非德事之難者難一非道況不一哉執意不爲難神非天況不神哉觀天下非助順自爲而已成德不累自然無高會也出道不謀率性不謀而一所以爲易也會仁不情則不廣也率性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也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接能否自民自爲不輕用也因物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不可得而止也不

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己以待物則爭亡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者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人道者以有爲亡累不能率其自得也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各當所在也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曰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察則君臣之位乱矣

## 管見總論

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迁爲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爲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爲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狗制然後爲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爲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憤之家傳国效而弗悟其爲撓民之具此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発見者有有於是国政不至于傖囊人心不至于蠹壞從容無爲又何暇治天下矣次設崔瞿之問以発老聃之旨朗乎爲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故黄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国次之未有身治而国乱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体黜聰守根不離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敘君臣礼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発于其心見于事業一也

##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

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其綺反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原〻本也。記云。老子所作。

**郭註** 天地均于不爲而自化。万物一以自得爲治。天下異心。无心者主也。以德爲原。无物不得〻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无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无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无爲也。則天下各以無爲應之。通于天地者德。言万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于万物者道。言道不塞其所由。則万物自得其行矣。上治人者使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万物之末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皆暢。故一無爲而羣理都率矣。

**呂註** 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大小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于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以治也。人卒雖衆。其生者君原于德。則其化通于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万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〻君有爲〻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

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万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于事〻兼于又〻兼于德〻兼于道〻兼于天兼于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于技能事爲之間哉故其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凡以通于一而所得者无心故也

管見　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治其化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于德故物莫能離成于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无爲而德合自然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无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无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无不治以道況觀而物合乎道則應无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地合也行于万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尚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于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已無爲而天下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烏得而不定哉通于一万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去聲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府死生同狀夫子曰連上文當爲引證之語疑即老子上所引記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下文夫子問於老聃則明指孔子矣

**郭註** 存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者任其性命之情也万物万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則玄同彼我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言我無不同故能徃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于道之謂備者言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挫志則內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進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不近貴富言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壽夫兼忘所謂懸解既忘壽夫況穷通之間哉不私世利皆委之萬物也不以王天下爲処顯者忽然不覺榮之在身也顯則明不顯則默而已一府同狀蛻然無所在也

**呂註** 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躰之躰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人通一畢萬者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而已反求諸己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也若然則藏金珠于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穷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己処顯物之所利非己也顯則明〻以德而非以位処上則帝王天子之德処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物備于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

生則同狀
而已矣

**詳道** 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富矣紀散則衆目乱德失則衆行乖故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万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身也不計壽夫穷通不以身捐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爲己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爲己顯至于万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 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注洋充塞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然而爲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万類滋茂其豐區宇持至德而爲紀循至理而善建順眞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蘊理無不容恩无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夫穷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志不完矣

**管見** 郭氏從顯則明爲句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尖無隱范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王天下不以爲己顯也乃若所顯則有之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刳心之極致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溜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 声由寂彰以諭体道者物感而後應也万物孰能定言應感無方也王德之人任素而往耳非好通于事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言本立而知不逆然後任素通神其德弥廣心由物採之而出非先物而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万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冥冥無声而見曉聞和若失視听而不寄之于寂則闇味而不和矣深之又深窮其原而後能物物也神之又神極至順而後能尽妙也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呂註** 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通而不濁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不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典雜逝則無乎不在通于事則物徹疏明知通于神則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于事爲哉本原者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白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強謀他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而要其宿大小

長短修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係合太和者是也

【副墨】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不考不鳴言鳴者是道邪考者是道邪孰能定之以為定在金石不考何以不鳴定在考者他声當同金石定在虛空考之何以無声如此徵問要人逐思而自得之素逝即沛乎其為萬物逝之逝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也素逝者虛靜恬澹寂寞無為未嘗沈著于有為爭相之中故曰恥通于爭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典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典德非二也原于天則為道即立之本原也得于己則為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立其德而能明其道則王德廣故復贊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至無而供其求即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無為而无不為也時騁而要其宿即逝曰遠遠曰反動極歸乎靜也或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修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崐崘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詬口豆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喫詬多力也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崐崘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圾李云危也絃束也劉云即駭字率大凡也

郭註　配天謂爲天子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于人也以人受天是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于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弥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于強禁乘人而無天言若与之天下且使後世任知而失眞矣夫以萬物爲木則羣変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尊知而火馳者言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緒使者將興後世事役之端也物絃將使後世拘牽而制物也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工務也應衆宜者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人以應衆宜也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自得於内也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恆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

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土階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田恆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此一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　其性過人則非黜聰棄知而動于不得已者以受天則非全于天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爲合于不以人慶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

管見　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善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機謀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紛則癡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

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槩嘗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衆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也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荘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華地名封人守封疆人也

**郭註**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

**呂註** 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壽富多男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爲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爲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奚爲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副墨** 何謂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意聖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邑俋乎耕而不顧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三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

郭註　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也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豪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弃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実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弃知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咸巾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

乎大順泰初易說云氣之始也

**郭註** 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修反德恆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也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 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物也至畱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体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他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故性修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緡非斷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劉槩註** 大初氣之始故有無大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人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

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留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体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冥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緡本** 設問太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渾然無間而謂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修則復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鳴者皆合而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緡緡如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不以已與也相傳太極圓出於方外之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口義** 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家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緡緡猶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倣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縣寓司馬云辨明白若縣室在人前也畱一本作狸一云執畱之狗謂有能故畱係成愁患也便言便捷見捕

郭註　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情性矣縣寓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有治在人不在乎主自用也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是之謂入於天

碧虛　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白之辯若懸宇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畱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筆乘　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爲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

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閭蒓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蒓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蒓覷覷然驚曰

爾形體驚怵心神猶獵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首有趾形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筆乘** 若放猶言相似也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爲聖人乎汝所不能聞聽之所不及也汝所不能言言之所不到也夫無心無耳無形無狀者世知其無矣今有首有趾與無心無耳者有形與無形無狀者舉而盡無之則汝之聽與言將奚施乎然吾所謂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人廢起亦廢起而卒不得命之曰有則能忘之故也既忘

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矣如此謂之曰忘已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面有治在人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蔣閭蒯免見季徹曰魯君謂蒯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去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蒯覷覷然驚曰蒯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蔣一本作將蒯一本作堯輯爾雅曰和也局局笑貌覷覷驚懼貌搖蕩猶鼓舞也

郭註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故其賊心自滅獨

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心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呂註** 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於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爲而萬物化矣

**詳道** 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疲苶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誠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今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爲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闕天之天而損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蟑蜋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餞漿驚其誠南郭子以知而鬻之爲憂庚桑楚以社而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

**方思善** 按溟涬乃言鴻蒙之世無爲之治即雲將篇大同乎溟涬也其治在堯舜之上至堯舜之教則有爲矣故云豈兄堯舜之教溟涬然弟之哉文奇而意亦闡諸家註乃有云自貴者有云低頭甘心者有云無分別者似失之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若骨反搰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予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沸湯。其名爲槔。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

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於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爲何者邪。夫子見之。何故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泆湯、司馬本作佚蕩、言其往來疾速。槔、桔槔也。師、謂老子。瞞、慙貌。於于、或作於吁。司馬云誇誕貌。項項、自失貌。

郭註 夫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一人、謂孔子也。壬之廢也。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中爲世事、故知其非眞渾沌也。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眞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眞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渾沌玄同、孰能識之。世俗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呂註 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覩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

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内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也彼間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以機械爲累而不肯爲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或者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眞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而不爲累也矣

**循本** 數如決湯言疾速如湯沸溢也純白者本然之質瞞然目無精采貌於于語助如俗嘲儒之乎者也云獨弦哀歌以賣名聲言高其調以振響於天下也畀陬畀遜自處於陬隅也假修渾沌氏之術假託也託於修渾沌之術渾沌大極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内不治其外得乎已自忘乎物也是丈人者明白而歸諸素無爲而還之朴体性抱神以遊於世俗者也賜之學宜不及此固將驚之也矣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當全如此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其利之之爲悅其給之之爲安怡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

其所自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 行其所爲因而任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使物爲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故也德人則無思無慮率自然耳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也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乘光者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呂註** 注不滿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

**副墨** 官施不失宜無曠職也拔舉不失能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爲人各紆其情實無浮行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所行所言自爲而已無心爲人也不藏是非美惡言是非美惡不存於胸中即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則照徹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空曠無復形拘故謂之照曠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罹）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羊）也禿而施髢（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髢司馬云髮也脩當作羞進也標枝言樹標之枝無心在上也）

郭註　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仁義忠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也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　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

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碧虛

丹朱不肖有重華以代之殷受殘惡有神武以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治之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名之理有宜衰則義見焉有宜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下四事亦亡矣蠢動之相役使物情自然不以爲異也無迹無傳不以爲特異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其君臣子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也聖人棄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堵終身不解大愚堵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里耳折揚黃莩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之道作導諛人木多作衆人司馬云凡人也折揚皇華李云古歌曲也二缶鍾郭作里踵甚鑿還如字讀之

郭註　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有皆俗而用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言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也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嘗自用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者言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言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循本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以爲諂諛而隨和世俗

者却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反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混合譬喩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矣此下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恭己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斯人之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以下以行爲喩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予赤張滿稽自謂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以下又以樂爲喩缶鍾瓦鍾也如秦王擊缶之缶古樂不入衆耳聞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其可得邪重譬喩重言之意竟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埜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因上文粘綴下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此皆論有虞氏而武王又不必言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郭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

【副墨】厲人生子恐其似已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如厲人矣欲人深思而得之言意之表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𢡟（子公反）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策）外重纆繳（灼）睆（玩）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爲得矣（𢡟猶刻賊不通也鷸鳥名取其羽毛以飾冠睆睆李云窮視貌交臂反縛也）

呂註　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修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声者非聰而声声者聰以五声乱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而不間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跂自以爲得則鳩鴞之在籠亦可以爲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達者視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詳道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日滑以至忘不貴之良貴被無窮之穢腐者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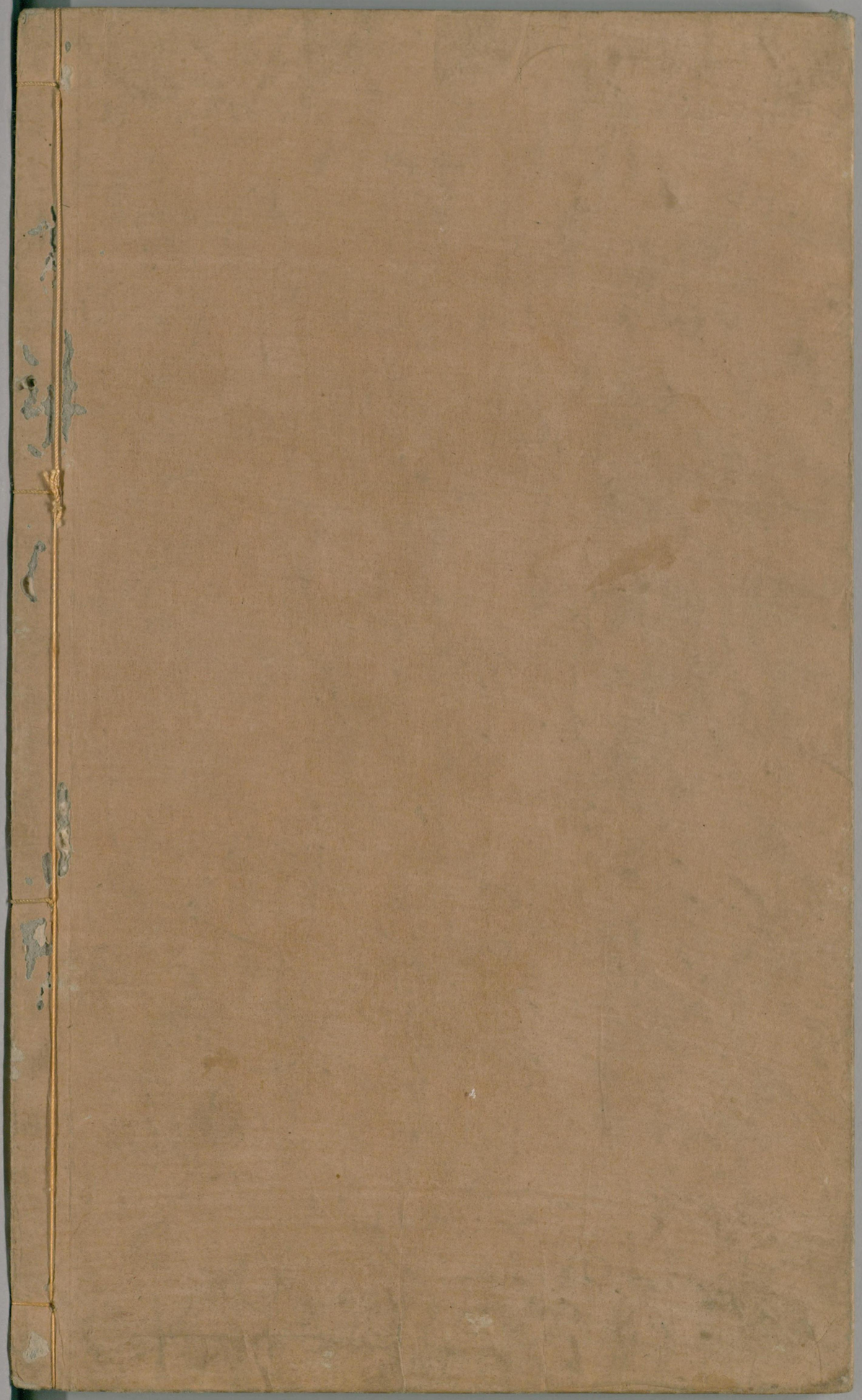
口義　其斷在溝中破爲犧樽之餘者也榮辱不同同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羊意同声色臭味皆足亂性以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拘之也困悛衝逆人亦以拘之也困悛衝逆人亦以汙其口也厲爽垂失皆以滑亂其心則自然之性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因而乃欠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其說自因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鴟鴞在籠亦可以爲得矣毀譽在前龍逢胸次故曰柴其內冠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故曰約其外則內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礼強自拘束故曰拘如罪人被縛皖皖支離充盈如柴栅然外爲礼義所拘如罪人被縛皖皖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東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則罪因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爲得免蓋極口以詬楊墨也

管見總論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者況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弁稱焉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下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弁稱焉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下之物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声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堯舜遵齧缺而許由卷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壽而耕於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于後乱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于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然服箱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師採民心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

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灵殘樸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為得者若楊墨之苦觳難為者也至比之鳩鴞虎豹則非惟薄之而惡之亦甚矣

莊子翼卷之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